

夕阳下,满载货物的一行驼队,行进在绵延起伏的大漠深处,万道霞光映照着驼队形成一道道长长的影子,“叮当”作响的铃声清脆地回荡在丝绸之路上,远处,一缕孤烟升起,一片绿洲映入眼帘,帅哥靓妹们在欢快的乐曲中跳着奔放的新疆舞蹈。曾几何时,这一情景多次闯入我年少的梦乡,在我心中激荡,让我陶醉在这如梦如幻的画中,也溢满了我青春浪漫的梦想。

岁月伴随我的大漠情怀一天天成长,忙碌的工作生活节奏,迫使我把对大漠驼铃的向往压在枕旁。前年底,我接到赴新疆和田采访北京援疆医生的通知,那一刻,我心花怒放。南疆和田,是盛产旷世美玉的地方,是千百年来兵家必争的地方,那里有着别样美丽的民族风情,曾经深埋于心底的美丽画面,如同被浸润的显影液,在我心底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三天后的清晨,飞机发出震耳的轰鸣声,风驰电掣般离开北京首都机场,直冲云霄,飞向祖国南疆。我特意选择了机舱窗口的位置,俯瞰着大地,只见山川、沟壑、平原以及河流从眼底一一掠过,经乌鲁木齐转机后,飞机又越过终年不化的积雪山峰、茫茫的戈壁滩,我惊喜地看到连绵起伏辽阔壮观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遥想当年,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曾途经南疆和田,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文明的交流。而如今,从祖国各地选派的热血儿女,沿着当年的丝绸之路,奔赴边疆,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我相信和田之行,一定能搜集到许多真实生动鲜活的素材。

经过7个多小时的行程,我的双脚终于踏上和田这片神奇的土地,看到蓝天白云,碧空如洗,忍不住赞叹:“这里的空气真好啊!”来接站的工作人员风趣地对我说:“现在是在和田空气最好的时候,若是3月至6月份来,你只能欣赏到狂舞的沙尘暴景观了。”

和田属于新疆南部的偏远地区,早些年,这里的医疗技术相对落后,一些家中经济条件差的患者,不去医院救治,干脆病在家中,听天由命,还有的患者在家人陪同下坐火车或乘飞机,经过近2000公里的行程后,需要花费不少钱才能赶到乌鲁木齐的大医院接受治疗。有的患者为此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甚至在半路上就失去了鲜活的生命,让原本幸福的家庭蒙上阴影。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对口援疆力度的不断加大,一批批北京市援疆和田的医生们热心为当地患者进行医疗服务,和田的就医环境逐渐有了较大改善,当地医疗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

“北京的医生来啦!他们都是医术精湛的专家!我们不用走出和田就能得到很好的救治!再也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搭那么长时间去遥远的大医院看病啦!”这个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飞越沙漠上空,传遍了和田地区那些偏远的乡村小镇,从四面八方赶来就诊的维吾尔族患者逐渐多了起来。

我采访的北京援疆医生都是从北京各大医院选派的精英,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们大多都已步入中年,家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从他们轻松的话语里,没有听出一丝的失落和沮丧。他们是如何取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呢?他们又是如何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他们如何为当地维吾尔族患者治病?又如何给当地医务人员传授最新医学理念呢?一个问号在我脑海里交替闪现着。

我先后到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人民医院及建设兵团医院实地采访,在医院门诊大厅和住院部,到处都能看到北京的白衣天使们忙碌的身影,近距离观察他们为维吾尔族患者看病治疗的一个个场景。在一次次访谈中,他们把我当成知心朋友,我也逐渐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语言沟通不畅是北京医生初到和田工作遇到的最大障碍,每逢问诊与治疗过程中,会双语的维吾尔族医生主动当起了翻译。为此,援疆医生们下决心攻克语言关,他们在衣



兜里装着巴掌大的小本本,上面记满了用汉语标注的维吾尔族交流用语,抓紧一切机会虚心向当地医生学习。渐渐地,他们由最初简单的问候语,到熟练用当地语言向患者咨询病情。前来就诊的维族患者面对北京大夫的微笑,听着关切的话语,那种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感激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在北京援疆医生们的精心治疗下,一个个复杂的病情,一台台成功的手术,患者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笑容。有的患者病愈后,从家里摘下新鲜毛桃,执意送给北京大夫品尝,还有的患者送来一面面锦旗或是一封封感谢信,以示谢意。有的人文化水平并不高,但在他们写给医生的信中,字里行间都包含着维吾尔族同胞对北京大夫深深的谢意,他们经常伸出大拇指,笑着说出最熟练的一句话:“北京大夫,亚克西!”

北京援疆医生们在接受我采访时,不约而同都聊到了沙尘暴:“我们是过完春节3月初到和田的,那些天到处弥漫着黄沙,看不清周围的建筑,看不清10米以外朋友们的脸,迎面冷风裹挟的沙尘毫不客气地扑入鼻孔和嘴巴,呛得我们直咳嗽。”

“那些天我们仿佛置身于美国大片的恐怖场景,根本看不到蓝天白云。”

“我刚来的时候,每天到医院忙着诊治病人,顾不上喝水,经常流鼻血,时间久了,才慢慢适应这里的干燥气候。”

“每天上班前我们把宿舍打扫得很干净,没想到下班回来,书桌、椅子还有床单上都落满了沙尘,都可以用来练习书法啦。”

还有的医生给我说起了当地的俗语:“和田人民真辛苦,一天要吃半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

一句句生动的描述,一张张乐观的笑脸,我仿佛看到狂舞的沙尘肆虐在和田的上空,弥漫在大街小巷里,一群白衣天使奋力地奔向他们所在的医院。

许多援疆医生还给我讲述了皮山县那场不期而遇的大地震。2015年7月3日清晨,住在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的援疆队长渠浩和援友们像往常一样去餐厅就餐,突然,餐厅里的桌椅猛烈晃动起来,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第一感觉就是:地震了!震中在哪里?震情如何?出于医生本能的反应,首先想到地震发生后会不会有伤员陆续送入医院?他们放下碗筷,很快跑到楼下集合,乘车向医院火速赶去。

原来震中心是和田市以西的皮山县,发生了百年不遇的6.5级地震,当地多处建筑物倒塌,造成大量人员受伤。灾情就是命令!渠浩迅速跟大家展开了紧张讨论,他们设想着医院是否组织医生去抗震抢险一线?是否有转到本院的伤员急需救治?同时,大家在渠浩草拟的请愿书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纷纷表示:如果让自己去灾区及县医院参加救治伤员,决不退缩!

正准备休假的援疆医生李晟辉果断退掉了第二天回北京的机票,骨伤科、麻醉科、外科内科等科室的北京医生时刻准备着赶赴一线救治伤员。由于皮山县人民医院的手术设施、设备在震中受损严重,一些危重病人陆续转到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救治,当天下午从2点开始,和田地区人民医院陆续接收了21例从灾区送来的重伤患者,有的伤员被震塌的建筑物砸伤,有的伤及皮肉病情较轻,有的伤员被钢筋楼板砸成骨折。

援疆医生们全体上阵,连续奋战5天5夜,所有伤者都得到有效救治。外科医生诸亚明从晚上8点开始,站在手术台上,连续为5名骨折伤员做了下肢畸形矫正的大手术。

在震区一线工作的外

科主治医生刘志贤顾不上吃饭休息,顾不上接听妻子从北京打来的上百个询问电话,全身心投入到紧急救治伤员中,他住在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为伤病员处理伤口、实施手术、安慰患者。地震无情人有情,北京援疆医生们在危急时刻用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铮铮誓言,给当地人民交出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北京援疆的医生们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手机保持24小时畅通,随时待命。医生刘亚红在睡梦中常常被来自ICU室的求助电话惊醒,她揉一揉惺忪的双眼,用凉水给自己提提神,迅速坐进驶向医院的车里。援疆医生们面对类似情况,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曾跟随神经内科医生陈启东体验了大查房的过程,他每进一个病房,都要认真询问患者病情,并及时纠正他身边维吾尔族“徒弟”们陈述病情时的不规范用语,在近3个小时的查房中,我已经累得双脚发麻了,而陈医生始终精神抖擞。他风趣地对我说:“医生也是普通人,也会感觉到累啊,但我们工作期间容不得半点马虎,必须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面对每一名患者。”

驼铃悠悠,沙海无垠。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段美好而温馨的回忆,每一名援疆医生都有着许多难忘的经历,用他们的大爱在和田谱写着动人的赞歌,他们真情讲述的内容,也成为我笔下最丰富感人的素材。

每当我翻看着近30万字的报告文学《北京大夫》一书时,仿佛看到狂风卷着黄沙,弥漫在大漠落日的晚霞,仿佛看到了白衣天使们乐观的笑容,仿佛听到大漠里传来清脆的驼铃声,在苍穹下划破了黄昏的寂静,我的思绪飞向充满神奇色彩的古丝绸之路。



記錄

李心也



岁月的河·平安的歌

朱东铿

诗人说:“人的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永远不会忘记,这就是母亲的脸庞和城市的面貌。”我想,每一座城市的面貌都是一幅壮阔的不断描绘的长轴画卷。近日,作为中国作协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采访团作家成员,我随团走访了广东的广州、东莞、深圳,福建的平潭、泉州、晋江和厦门,这些城市,不管是故地重游,还是初次印象,一样让人惊艳和感动。

在广州,我们参观了位于广州新城市中轴线上的广州大剧院、省博物馆和广州图书馆新馆三个文化坐标。站在图书馆综合楼与现代与古典气息的一排排书橱前,我深深汲取着她散发的淡淡墨香。

回忆起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30年中,19年的刑警生涯、7年的派出所工作和4年的特警先锋,春夏秋冬,我们用脚步丈量着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昼夜晨昏,我们守护的身影与星月同閃耀,砥砺的足迹山水可鉴。

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个深秋,落霞与孤鹜

齐飞。我背起行囊走进广州白云山脚下的那座警营,开始了守护这个城市前的磨礪。烈日中、霓虹灯下,我跟随着师兄师姐巡防在大街小巷,在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花市人海中站成一根定海神针。在滂沱的雨夜,我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筑成一道道的“长城”。那一年,广州市先后有7位民警在追捕中壮烈牺牲……面临抉择和挑战,我们接过先烈手中的枪,护卫着羊城的天空,护卫着鲜艳的红旗。

参加工作时,分配的单位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山分局还在筹建没挂牌。3个月後,我们搬到了麓湖路11号大院分局的临时办公点——一个院子,两列平房,简陋、破落,像个大型的自行车棚。夏天的时候,尽管木棉瓦面上不停地洒水,但是坐在屋里还不如站在外面凉快,晚上蚊虫肆虐,难以成眠;回潮季节,砖墙、三夹板做的天花板渗满水,就像刚洗完的衣服。犯罪嫌疑被抓回来,办公室、值班室、大厅、食堂、大院都成了临时审讯室。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夜里

在风中在车棚顶的灯光下,我们在审讯着记录着……参加工作的第一个除夕,为了调查一宗案件,回来时已经万家灯火,分局食堂的师傅走了,我们几个人走到街上想找个地方吃饭,但附近的食肆饭店工作者都回家过年了。听着家家户户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听着爆竹声声,我们只能空着肚子在街上踟躅徘徊。那年,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摸清了一个犯罪团伙的情况,在一个浮云掩月的夜晚,一举捣毁了47人的特大抢劫团伙……5年之后,我们搬进了新的办公楼。周围的环境、风景一天天在变化、在美丽。不变的是护卫安宁的奔波忙碌。为了一宗枪支案,我们奔波在西部沿海的大小城市;为了追捕一个杀人疑犯,我们在-20℃的皑皑冰雪中跋涉。为了查证一条线索,我们在异乡的深山山辗转……调查取证、跟踪守候、审讯追赃,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的煎熬,只有明月见证星星知道。不少的犯罪嫌疑人随着汹涌南下务工的人潮来广东淘金,因身无长技又不

肯吃苦而铤而走险。而每年春节前后,千千万万返乡返程人流的迁徙安全,成了我们年复一年的一项重担。2008年的冰雪灾害,让世界的目光聚焦广州,广州火车站11个昼夜的护卫铭刻在多少人的生命里,烙印下特别能战斗的广州公安的身影。

年年岁岁,中秋、重阳、春节、交易会……一个个的保卫、警卫,我们把越欠越深的亲情埋藏心底无怨无悔。九运会、奥运火炬传递、奥运会、创文迎国检……一次次的专项行动、检查,我们与星月同现,殚精竭虑。抗洪抢险、抗击非典、冰雪灾害、地震、疫情、骚乱……一个个突然而至的灾难,一场场战役,考验着我们的极限和忠诚。

花开花落几度春秋。初来时,白云山还是广州市北郊一个比较荒芜的景区,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而被市区所包围。因为我们的砥砺前行,风景区的刑事警情从原来每年的千百宗到这两年的十来宗,治安已经向着理想的桃源迈进,白云山成为人们运动健身、休闲娱乐、怡情养性的一片乐土,从一般的风景区到第一批全国4A风景区、国家级风景旅游区再到目前的广州市惟一同时拥有“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两项荣誉的景区,成为广州的一张靓丽名片。

我工作的单位在珠江北岸,家在珠江南岸,除了值班加班的日子,晨曦或日暮中,我总要在海印桥或江湾桥上走过,总要看看到珠江河水,在匆匆的车流人流中,在时光的变幻里,我静静地读着珠江的春夏秋冬、阴晴雨露,静静地看着江水潮起潮落。这些年,我曾多次走进珠江上的长洲岛,走进举世闻名的黄埔军校,“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中山先生的宣言言犹在耳;我曾在黄埔古巷里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痕迹。我曾到虎门,抚摩着沉重的大炮,缅怀凭吊,焚烧鸦片的熊熊烈火依然使我热血沸腾。我曾到伶仃洋,反复吟哦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

2000多年来,滔滔珠江水,滋养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岭南人,孕育着华夏的海洋文明,连接着浩瀚的世界。世界在这里融合,理想在这里实现。毛主席自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一生11次下广州,还在广州度过了65岁的生日。邓小平南巡,“广东应该先走一步”,“春天的故事”从这里谱写,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党建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在广东考察抗击非典工作时

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还在清华大学求学时,利用假期随父亲习仲勋深入广东惠阳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党的十八大会议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出行的第一站也是南粤,为南粤妙手绘蓝图。

襟怀浩瀚的珠江,东南西北中,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人蜂拥而至,计划与市场,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创新,在这里激烈碰撞又融为一体,铸就了务实、包容和敢为人先的广东风骨。我来到广州的那一年,海印桥正在建设,10年后,江湾桥飞跃两岸。再往后,猎德大桥又横跨珠江。世界最高的电视观光塔广州塔巍然耸立,海心沙成为广州亚运会开幕闭幕的场地,珠江河上的演出震撼世界,我们也拿到了亚运安保的金牌。从第一座横跨珠江两岸历经85年沧桑的海珠桥开始,广州城内的跨江大桥已经有19座。浩荡珠江,辉映着岭南的历史,见证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白云山变了,珠江变了,广州变了。改革开放已经40年,而我和这座城市一起走过了风雨兼程的30年,切身感受着她的阵痛和痊愈,更感受到她的奋发和昂扬!

40年的变迁天翻地覆。广州市的人口从300多万增加到了2000多万,城市管辖从原来的四区八县变成了现在的11个行政区,城市规模的不断拓展使我未曾踏足之地越来越多,城市面貌的记忆越来越压缩。原来最繁华的中山五路沿途的店铺橱窗,惠如楼、艳芳照相馆这些老字号也只能留存在记忆中,留存在发黄的照片上,留存在历史的档案中了。我原来所在的白云山公安分局的原址上,已耸立着宏伟的艺术博物馆。过去荒僻、荒芜的农田菜畦、荒山野岭,如今高架路、立交桥、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耸立,地铁四通八达。天河区,原来是广州的西伯利亚,而今,天河体育中心、天河城广场、电脑城、中信广场、市长大厦、奥体中心、珠江新城、花城广场、海心沙、“小蛮腰”……一个兴旺发达的商贸经济中心屹立,一条城市新中轴线正在这里崛起。全国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打造了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广州国际生物岛和黄埔临港经济区四大战略性发展平台,形成了智能装备、电子商务、平板显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大创新型产业集群。新的国际化的白云机场,目前已有3条跑道和2座航站楼,覆盖全球210多个通航点,通达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国三大门户复合枢纽机场之一……最美最甜的梦在向我们微笑、招手。

波澜壮阔40年，昂扬奋进新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

文艺报 中国作家协会
www.chinawriter.com.cn

主办

征文投稿邮箱:cnwriter@163.com